



## 空门

□ 任翔宇

家里忽然安静下来,夜晚的时间好像多了起来。

晚上看《我就是演员3》,宋宁峰王霏霏小沈阳那一组演的叫《娜娜》,演完了导师们点评的时候,陆川忽然说起姜文,说起崔健,说那种巨星的气场,初见时谦和的、空的,但是随后的交流你会看到一层层的台阶,庞然大物。

不禁想起很多和这些明星大腕的点滴交集。

尤其是崔健。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齐秦、成龙、洪金宝、任达华等等这些大哥大都见过采访过聊过,有的还喝过酒一起吃过饭。职业会让你矜持和冷静,也可能是年龄也不允许狂热如歌迷影迷,总之正正常常。但是第一次看到崔健,却不是这样,迷之忐忑,迷之自闭。

那是1993年。9月,八运会,在北京,石景山的老山体育场,看球。北京队对四川队?还是北京队对八一队?好像有魏克兴,好像有贾秀全。踢着踢着忽然下起了雨,挺大,露天体育场,没处躲没处藏,穷学生,几块钱的塑料雨衣也不舍得买,哥几个人捡块纸壳背儿生抗。没多大功夫雨停了,夏天的雨后北京的天气非常闷热,场上也踢得胶着,大家都没人坐在湿了光汤的水泥台阶的看台上,

站着看球。

不经意的一回头,崔健就在我们身后。三四个人一起,光着膀子,典型的北京“膀儿爷”,看谁踢得次也骂“傻X”。我和冬凉还有关滨,忘了有没有黄吉斌赵国宇杨占良这些旁边宿舍的,只记得我们仨,傻X一样默默地回过头继续看球,没有惊叹,没有打招呼没有冲上去要签名什么的,就像没看到一样。

可是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在操场上、宿舍里、酒馆里扯着嗓子唱《浪子归》唱《一块红布》唱《假行僧》唱《花房姑娘》,在八楼的楼顶借了台灯拿超长的螺丝钉开了人生第一瓶干红,唱《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是什么让我们望而却步?听陆川说完,有点恍然大悟的样子。

在那个不讲究人设的年代里,王菲可以端着痰桶到街上的公共厕所倒尿盆儿,崔健光着膀子爱谁谁,明星更像是开演唱会住在金宝街的郭富城们,大多数的演艺圈儿人士,下了舞台,自己还把自己归为一个普通人,该吃吃该喝喝,该吵吵,该打打。在宜家碰见刘仪伟,帮着搭把手抬大件儿他和我还都很自然,在国贸碰见希望田野妈妈,居然生生给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介绍房地产项目,腾格尔在音乐厅参加娅伦格米勒的音乐会,找他签名还很羞涩,说这是娅伦

的音乐会,自己只是来捧场的。

后来接触的明星多了,渐渐觉得了他们的拧巴。

在后台反复练上台要说的客套话,一遍又一遍,而且每次还都声情并茂,我几乎都要被感动了,可是晚上庆功宴上说一起合个影,马上冷静地说这得问经纪人。中午还在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糕馆一起吃黄糕炖肉,晚上在后台休息的时候说采访采访吧问几个问题,马上假装小憩打盹儿不理你。

最意思的一位大哥,在群里发微信打了错别字,我嘿嘿完嘴,给指出了一下,直接拉黑了我。

老实说,虽然这些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好讨厌,好生气,但是过后会觉得,好真实。

只有回想老崔那一次,才觉得自己无法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老崔用完全有别于磁带封面的半裸姿态,向我演绎了古龙说李寻欢与上官金虹一战时的空门状态,不设防空门之下一个高手的霸气外露。这以后,见到谭咏麟、周星驰,甚至刘德华演唱会,好像都没有这么不知所措。

闲下来的时候,倒是还可以回忆杀一下,回想一下那些影集里、签名册里、记忆里各种名人明星的遇见,挺有意思。

## 胜在题材输于细节



票房直追《战狼2》的《你好,李焕英》成为贺岁档电影中的佼佼者,但是这部电影真的像高票房那样完美吗?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影片开始的一句独白深入我心:“打我记事起,妈妈就是中年妇女的样子”,直接点出贾玲想要表达的东西,即母亲养育“我”的辛苦和生活的不容易,所以接下来的剧情如果要回溯记忆进行展开的话,那么现在的生活不易和母亲年轻时的快乐生活将会形成很好的对比,更加突出母爱的伟大。但是母女俩穿越之后的剧情中没有做到这一点。整个穿越的历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帮娘改嫁的遭遇”,注意并不是帮娘改嫁,而是遭遇。贾玲把笑点集中在遭遇上,这成全了喜剧,但是庸俗了剧情,本来想要借穿越中母亲的青年时期突出生活美好进而与中年的辛苦形成对比,但是经过贾玲的这一处理,穿越的套路变得一文不值。

除此之外影片中的角色对穿越的经历一字不提,回到过去时吃惊了一下,电影快要结束时角色直接想当然地回到现实。那么,穿越到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作何用意?我有猜测过,是不是上天给了母亲一个选择,因为贾玲在穿越前趴在病床上真切希望母亲能过上好日子,而上天让母亲回到年轻时再选一次人生也就顺理成章,最终母亲因为疼爱女儿,更重视女儿从而选择了旧路。然而果真如此吗?如果编剧和导演真的是这个用意那么母亲的最后一句话也不应该是“我希望你健健康康的”而应该是“无论多少次,我都选择爱我的宝贝”吧。从角色对穿越闭口不谈,到女儿和目前两个视角之间的认知不对等,怕是连编剧团和导演队伍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安插穿越这一情节的用意吧,换言之恐怕穿越只是安插笑点、抛梗和加时长的普通工具罢了。

只谈谈贾玲自己吧,最让我心存芥蒂的是贾玲和年轻母亲喝酒的那一段,本应该是一个内心互相对白的桥段,本应该互相交底,互相熟悉的桥段,但是贾玲用力过头的笑容和用力过头的苦都让我感觉很不自然,从开头到结尾,完全没有任何微表情,没有呈现出发自内心的感受,可能是常年表演小品的缘故,贾玲对人物内心和表情的把握有些欠分量,即使这个故事来源于她自己。

我觉得题材真的很好,来源于她自身的经历,但是我必须要说改编得很朴素甚至过于套路,过于平庸,尤其是将很多密集笑点和小剧情强行与主剧情汇合的这种做法,在观影的时候让人难以忍受,而对于演员,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无论哭还是笑都龇牙咧嘴、用力过猛的僵硬的脸。

电影不能被拿来用作道德绑架和社会舆论约束,电影是一种艺术,需要从多方面去评价,他的题材好,剧情不一定精致,他的人物多,人物特点却不一定丰满,他的定位是亲情如何感动,但是不允许对缺陷闭口不谈,我们崇尚孝这一价值观和优秀传统,但是不能将其用作谋名利和降低要求以及约束的手段和工具。王易

## 真实有趣自然是《山海情》珍贵的理由



喜欢的感觉太珍贵了。对一个人如此,对一部电视剧也是如此。我几乎是不看电视剧的。但是,《山海情》我看完了,一集不落。没有用小屏,没有开1.5倍速,没有刻意寻找出戏点,有的剧集还看了几遍。一种久违的返璞归真。

《山海情》剧情及背景不多说,用三个新闻高频词代之:移民,脱贫,闽宁情深。在题材上属于农村剧。

有多久没有看农村剧了?我用了“看”这个词。是“看”——沉浸其中,不是“听”也不是“刷”。一部电视剧,能让人心怀敬意地去“看”,就算成功一半了。

移民、脱贫,如此宏大主流的题材听起来就不好拍,拍了受众也多不买账。近些年的农村剧,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过于城市视角,是城市人想象或者臆造的农村。但《山海情》是尊重受众智商的,它说的是农民的话,演的是农民的事儿。以至于最开始的几集,人物形象、场景布置、自然环境、故事情节被朋友圈的宁夏人回忆了个遍,几乎都有亲历。更有甚者,连人物原型都能娓娓道来。

我在华北大平原长大,没有挨过饿,没有缺过水,对“三个人只有一条裤子穿”“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烤洋芋”“风吹石头跑”的名场面难以想象。可我仍在这部剧里看到了“自己”。

于我,有个特别值得一说的情节。

得宝种的第一茬双孢菇在集市上卖光,他回到家,当着得福的面,掏钱、数钱。他先把腰包里乱糟糟的钱掏出来,又从上衣兜、裤兜里摸出一些,这些钱,有大张,有毛票,然后他一张张数好,叠整齐,最后一捆捆绑好。这个情节,导演拿捏得准确而饱满。让我想起

了我的爸妈。

每到冬天,爸妈天不亮就出门赶集卖果子,直到卖完最后一个才回家。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数钱。他们和得宝一样,微笑着,从各个兜里搜出钱来,多是五块十块的,也有一毛两毛的,一张张地拨弄平整,从小到大小叠整齐。然后蘸着唾沫数,极其认真,真怕少数了一毛钱。最后,每50元一叠儿扎好。总额记到账本上。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满足。

这些真实就是《山海情》的底色,而趣味则是这部剧的灵魂。《山海情》有一种农村剧难得的“崇高感”。整个电视剧,没有什么主角,又几乎都是主角。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难得的审美情趣。

我只说说水花吧。这个一直微笑,却让人落泪的女子。其实这个角色不好把握,很容易落入“圣母白莲花”的俗套路子。但是电视剧为我们奉献的是一个坚强、坚定,心里有光的水花。

水花母亲死得早,父亲把她换了牲口和水窖,她和得福的爱情自然无疾而终,永富虽不是渣男,但是残了双腿……水花几乎没有哭过。

水花能忍耐,能吃苦。但她忍耐的不是残疾的永富,而是苦日子;她吃苦,是因为她不等不靠,她种双孢菇开超市;她心里有马得福,但并不覬覦;在菇棚里,她对技术指导员小妍说,希望女儿将来可以“好好恋爱,好好工作”。

我在这个角色身上,其实看不到多少道德色彩,她散发出的是那种在困境中追求独立和自我价值的意识。

这些人物,确实让人触动。尽管他们演得那么平静,那么出于本分。